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三刻拍案驚奇 第六回 冰心還獨抱 惡計枉教施

獨聳高枝耐歲寒，不教蜂蝶浪摧殘。  
風霜苦澆如冰質，煙霧難侵不改肝。  
麗色瑩瑩縷片玉，清香冉冉屑旃壇。  
仙姿豈作人間玩，終向羅浮第一磐。

五倫之中，父子、兄弟都是天生的；夫婦、姑媳、君臣、朋友都是後來人合的。合的易離。但君臣不合，可以隱在林下，朋友不合，可以緘口自全；只有姑媳、夫妻如何離得？況夫妻之間一時反目，還也想一時恩愛；到了姑媳，須不是自己肚裡生的！或者自家制不落不肖兒，反道他不行勸諫；兒子自不做家，反道他不肯幫扶；還有妯娌相形，嫌貧重富；姑叔憎惡，護親遠疏；婢妾挑逗，偏聽信讒。起初不過纖毫的孔隙，到後有了成心，任你百般承順，只是不中意，以大凌小，這便是媳婦的苦了。在那媳婦，也有不好的：或是倚父兄的勢，作丈夫的嬌；也有結連妯娌婢僕，故意抗拒婆婆；也有窺他陰事，挾制公婆；背地飲食，不顧公姑；當面抵觸，不惜體面。這便是婆婆口頑，媳婦耳頑，弄得連兒子也不得有孝順的名。真是「人家不願有的事，卻也是常有的事」。倒寧可一死，既不失身，又能全孝，這便亙古難事。

這事出在池州貴池縣。一個女子姓唐名貴梅，原是個儒家女子。父親是個老教書，常向在外處個鄉館。自小兒叫他讀些什《孝經》，看些《烈女傳》，這貴梅也甚領意。不料到十二歲，母親病死了。她父親思量：「平日她在家，母子作伴；今日留她家中，在家孤棲。若在鄰家來去，恐沒有好樣學，也不成體面；若我在家，須處不得館；一時要糾合些鄰捨子弟就學，如今有四五兩館，便人上央人，或出薦館錢圖得，如何急卒可有？若沒了館，不唯一身沒人供給，沒了這幾兩束脩，連女兒也將什養她？只處將來與人，我斯文人家，決無與人做婢妾之理；送與人作女兒，誰肯賠飯養她，後來又賠嫁送？只好送與人做媳婦罷！」對媒婆說了。

尋了幾日，尋得個閑歇客店的朱寡婦家。有個兒子叫做朱顏，年紀十四歲。唐學究看得這小官清秀，又急於要把女兒(嫁出)，也不論門風，也不細打聽那寡婦做人何如，只收她兩個手盒兒，將來送她過門。在家吩咐道：「我只為無極奈何，將妳小小年紀與人作媳婦。妳是乖覺的，切要聽婆婆教訓，不要惹她惱。使我也得放心。」

送到她家，又向朱寡婦道：「小女是沒娘女兒，不曾訓教，年紀又小，千萬親母把做女兒看待。不要說老夫感戴，連老妻九泉之下也得放心。」送了，自去處館去了。

只是這寡婦有些欠處，先前店中是丈夫支撐，她便躲在裡面，只管些茶飯，並不見人。不期那丈夫得了弱病，不能管事，兒子又小，她只得出來承值，還識羞怕恥。到後邊丈夫死了，要歇店，捨不得這股生意讓人，家中又沒什過活，只得呈頭露臉，出來見客。此時已三十模樣。有那老成客人，道是寡婦，也避些嫌疑。到那些少年輕薄的，不免把言語勾搭她，做出風月態度晃她。乍聽得與乍見時，也有個嗔怪的意思。漸漸習熟，也便磕牙撩嘴。人見她活動，一發來引惹她。她是少年情性，水性婦人，如何按捺得定？嘗有一賦敘她苦楚：

吁嗟傷哉！人皆歡然於聚首，綦我獨罹夫睽乖。憶繾綣之伊始，矢膠漆之靡懈。銀燈笑吹，羅衣羞解。襯霞頰兮芙蓉雙紅，染春山兮柳枝初黛。絮語勾郎憐，嬌癡得郎愛。醉春風與秋月，何憂腸與愁債。乃竟霜空，折我雁行。悲逝波之難迴，拳總幃而痛傷。空房亦何寂？遺孤對相泣。角枕長兮誰同御？錦衾斑而淚痕濕。人與夢而忽來，旋與覺而俱失。睽彼東家鄰，荷戟交河濱，一朝罷征戍，杯酒還相親；再閱綠窗女，良人遠服賈。昨得寄來書，相逢在重午！彼有離兮終相契合，我相失兮憑誰重睹？秋風颯颯，流黃影搖。似伊人之去來，竟形影之誰招？朱顏借問為誰紅？雲散巫山鬢欲鬆。寥落打窗風雨夜，也應愁聽五更鍾。

想那寡婦怨花愁月，夜雨鬢昏，好難消遣！欲待嫁人，怕人笑話，兒夫妻，家事好過，怎不守寡？待要守寡，天長地久，怎生熬得？日間思量，不免在靈前訴說苦，痛苦一場；夜間思量起，也必竟搗枕捶床，咬牙切齒，翻來覆去，歎氣流淚。

忽然是她緣湊：有個客人姓汪名洋號涵宇，是徽州府歙縣人，家事最厚。常經商貴池地方，積年在朱家歇。卻不曾與寡婦相見。這番相見，見她生得濟楚可愛，便也動心，買了些花粉、膝褲等物送她。已在前邊客樓上住下，故意嫌人嘈雜，移在廂樓上，與寡婦樓相近。故意唱些私情的歌曲，希圖動她。不料朱寡婦見他是個有錢的，年紀才近三十，也象個風月的，也有他心。眉來眼去，不只一日。

一日，寡婦獨坐在樓下，鎖著自己一雙鞋子。那汪涵宇見，便一步跨進來，向那婦肥喏一聲道：「親娘！茶便討碗吃。」

那寡婦便笑吟吟道「茶不是這裡討的。」

涵宇笑道：「正要宅上討。」隨即趨上前將鞋子撮了一隻，道：「是什麼緞子？待我拿一塊來相送。」

寡婦道：「前日已收多禮，怎再要朝奉送？」

涵宇道：「親娘高情，恨不得把身子都送在這裡。」把手指來量一量。道：「真三寸三分！」又在手上拈一拈道：「真好！」在手掌上揪。

寡婦怕有人來，外觀不雅，就劈手來搶。涵宇早已藏入袖中，道：「這是妳與我的表記，怎又來搶？」把一個朱寡婦又羞又惱。那汪涵宇已自走出去了。走到樓上，把這鞋翻覆看了一會，道：「好針線！好樣式！」便隨口嘲出個《駐雲飛》道：

金剪攜將，剪出春羅三寸長。豔色將人晃，巧手令人賞。何日得成雙，鴛鴦兩兩？行兩行雲對浴清波上。沾惹金蓮瓣裡香。把這曲輕輕在隔樓唱。

那婦人上樓聽見，道：「嗅死這蠻子！」卻也自己睡不成夢。到了五更，正待合眼，只聽汪涵宇魔將起來，道：「跌壞了！跌壞了！」卻是他做夢來調這婦人，被她推了一跌，魔起來。兩下真是眠思夢想。

等不得天明，那汪涵宇到緞鋪內買了一方蜜色彭緞，一方白光絹，又是些好綢線，用紙包了。還向寶籠上尋了兩粒雪白滾圓、七八釐重的珠子，二粒並包了，裝入袖中，乘人空走入中堂。只見寡婦呆坐在那邊，忽見汪涵宇走到面前，吃了一驚。汪涵宇便將緞絹拿出來道：「昨日所許，今日特來送上。」

寡婦故意眼也不看，手也不起，道：「這斷不敢領，不勞費心！」

汪涵宇便戲著臉道：「親娘，這是我特意買來的。親娘不收，叫我將與何人？將禮送人，殊無惡意。」

寡婦道：「這緞、絹決是不收的！只還我昨日鞋子，省拆了對。」

汪涵宇道：「成對不難，還是不還了。」把緞絹丟在婦人身上。

婦人此時心火已動，便將來縮在袖中，道：「不還我？我著小妹在樑上爬過來偷！」

汪涵宇道：「承教，承教。」也不管婦人是有意說的，沒心說的，他都認定真了。在房中仔細一看，他雖在廂樓上做房，後來又借他一間堆貨，這樓卻與婦人的房同梁合柱三間生。這間在左首，架樑上是空的，可以爬得。

他等不得到晚，潛到這房中。聽婦人上了樓，兒子讀晚書，婦人做針指。將及起更，兒子才睡，丫頭小妹也睡了。婦人也吹了燈上床，半晌不見動靜。

他便輕輕地爬到樑上。身子又胖，捱了一會，渾身都是灰塵。正待溜下，卻是小妹起來解手，又縮住了。又停半刻，一腳踹在廂上，才轉身樓板上，身子重，把樓板振了一振。

只聽得那兒子在睡中驚醒道：「是什麼動？」

婦人已心照，道：「沒什動，想是貓跳。」汪涵宇只得把身子蹲在黑處，再不敢響。

聽她兒子似有鼾聲，又挪兩步，約摸到床邊，那兒子又醒道：「恰似有人走。」

婦人道：「夜間房中有什人走？」

兒子道：「怕是賊。」

婦人道：「沒這等事。」那兒子便叫小妹點燈。汪涵宇聽得，輕手輕腳縮回。比及叫得小妹夢中醒起來，撥火點燈，汪涵宇已爬過去了。婦人起來，假意尋照道：「我料屋心裡原何有賊？這等著神見鬼！若我也似你這等大驚小怪，可不連鄰里也驚動？你尋這賊來！」兒子被罵得不做聲，依舊吹燈睡了。

婦人又道：「安你在身邊，捫捫聳聳，攪人睏頭。明日你自東邊樓上去睡，我著小妹陪你。我獨自清淨些。」此時汪涵宇在間壁聽得，事雖不成，曉得婦人已有心了。只是將到手又被驚散，好生不快活。

捱到天明，甚是苦悶。走出去想到：「這婦人平日好小便宜，今晚須尋什送她，與她個甜頭兒。」去換了一兩金子，走到一個銀店去，要打兩個錢半重的戒指兒、七錢一枝玉蘭頭古折簪子。夾了樣金，在那廂看打。

不料夜間不睡得，打了一個盹。銀匠看了，又是異鄉人便弄手腳，空心簪子，足足灌了一錢密陀僧。打完，連回殘一稱，道：「准准的，不缺一釐。」汪涵宇看了簪，甚是歡喜。接過戩了來一稱，多了三釐。汪涵宇便疑心，道：「式樣不好，另打做荷花頭罷。」

銀匠道：「成工不毀這樣極時的！」

汪涵宇定要打過：「我自召工錢。」

匠人道：「要打明日來。」汪涵宇怕明日便出門不認貨，就在他店中夾做兩段。只見密陀僧都散將出來。汪涵宇便豹跳，要送官。

匠人道：「是焊藥。」

汪涵宇道：「難道焊藥裝在肚裡的？說不理過。」走兩個鄰舍來，做好做歹認賠，先扯到酒店吃三盅賠禮，等他一面設處銀子。汪涵宇因沒了晚間出手貨，悶悶不悅。因等銀子久坐，這兩個鄰舍自家要吃，把他灌上幾盞，已是醞酏。

這邊朱寡婦絕早起來，另鋪了兒子床，小妹鋪也移了。到晚，吩咐兒子就在那邊讀書，自在房中把床收拾得潔淨，被熏香了，只不聽汪朝奉來，斜坐燈前，心裡好不熱！須臾起更，喜得兒子丫鬢睡了，還不見到，只得和衣睡了。

直到二更，聽得打門，是汪朝奉來。婦人叫小廝阿喜開門。起來摸得門開，撞了他一個「瓶口木香」，吐了滿身。闖到床中也不能上床，倒在地上。到得四更醒來，卻睡在吐的穢上，身子動彈不得，滿身酒臭難聞，如何好去？

那朱寡婦在床上眼也不合，哪得人來？牙齒咬得齧齧響。天明小廝說起，那寡婦又惱又笑，惱的是貪杯誤事，笑的是沒福消受。

那壁汪涵宇懊惱無及，托病酒臥床將息，睡了半日。怕醉酒，一滴不吃。晚間換了一身齊整衣裳，袖了一錠十兩重白銀，正走過堆貨樓，只聽得房門亂敲響，卻是客伙內尋他往娼家去。只得復回來睡在床上，做夢中驚醒般道：「多謝！身子不快，已早睡了。」再三推辭，只不開。

那人去了，折身起來再到閣樓，輕輕爬將過去，悄悄摸到床前。婦人假作睡著，直到汪涵宇已脫了衣服，鑽入被來，輕輕道：「什人？好大膽！」汪涵宇也不回答，一把摟住。正是：

蛛蝶穿花，鴛鴦浴水。輕勾玉臂，軟溫溫暖映心脾，緩接朱唇，清鬱鬱香流肺腑。一個重開肉食店，狼(&~KNH1;亢)主顧肯令輕回。一個乍入錦香叢，得占高枝自然恣彩。舊滋味今朝再接，一如久旱甘霖，新相思一筆都勾，好似乾柴烈火，只是可惜貪卻片時雲雨意，壞教數載竹鬆心。

婦人還怕兒子知覺，不敢暢意。到天明，依舊爬了過去。

似此夜去明來，三月有餘。朱寡婦得他衣飾也不下百兩。到臨去時，也百般留戀，灑淚而別，約去三四個月便來。誰知汪涵宇回去，不提防譚家去收拾他行囊，見了這只女鞋，道他在外闕，將來砍得粉碎，大鬧幾場，不許出門。

朱寡婦守了半年。自古道：「寧可沒了有，不可有了沒。」吃了這野食，破了這羞臉，便也忍耐不住。又尋了幾個短主顧，鄰舍已自知覺。

那唐學究不知，把個女兒送入這醜醜人家。進門，憐她沒娘的女兒，也著實愛惜她，管她衣食，打扮一枝花一般。外邊都道：「朱寡婦有接腳的了。」那唐貴梅性格溫柔、舉止端雅、百說百隨、極其孝順，朱寡婦怎不喜她？後邊也見寡婦有些腳塌手歪，只做不曉，只做不見。寡婦情知理虧，又來收羅她，使不言語，並不把粗重用使她。屋後有一塊空地，有一株古梅並各色花，任她在裡澆植、閒玩。到了十六歲，兩下都已長成。此時唐學究已歿，自接了幾個親眷與她合疊。真好一對少年夫妻：

綠鬢妖嬈女，朱顏俊逸郎。

池間雙菡萏，波泛兩鴛鴦。

兩個做親之後，綢繆恩愛，所不必言。

只是兩三年前，朱寡婦因兒子礙眼，打發他在書館中歇宿，家中事多不知。到如今，因做親在家，又值寡婦見兒子媳婦做親鬧熱，心裡也熱，時時做把妖嬈態度，與客人磕牙擦嘴，甚是不堪。又道自己讀書人家，母親出頭露面做歌家，也不雅。

一日，對母親道：「我想我虧母親支撐，家事也饒裕了。但做這客店，服事也甚辛苦，不若歇了，叫阿喜開了別樣店，省得母親勞碌。」

寡婦聽了，佛然道：「你這饒裕是哪裡來的？常言道：『捕生不如捕熟。』怎捨著這生意另尋？想是媳婦怕辛苦，立這主意！」

那兒子只說聲「不關她事」，就歇了。

自此，寡婦便與貴梅做盡對頭，廚灶上偏要貴梅去支撐；自坐在中堂，偏討茶討水要貴梅送來；見有人躲避，便行叱罵。

一日，恰好在堂前。汪涵宇因歇了幾年，托人經營，帳目不清，只得要來結帳，又值他孺人死了，沒人阻攔，又到貴池。寡婦見了，滿面堆下笑來。正在攀談，貴梅拿茶出來與婆婆。見有人，便待縮腳。

那寡婦道：「這是汪朝奉，便見何妨？做什腔？」那汪涵宇抬頭看，這婦人呵：

眉彎新月，鬢縮新雲。櫻桃口半粒丹砂，狐犀齒一行貝玉。銖衣怯重，停停一枝妖豔醉春風；桃靨笑開，盈盈兩點秋波澄夜月。正是：

當壚來卓女，解珮有湘靈。

那汪涵宇便起來一個深揖，頭上直相到腳下，一雙腳又小又直，比朱寡婦先時又好些。雖與寡婦對答，也沒什心想。仍舊把行李發在舊房，兩個仍行舊法。

不期這日兒子也回來。夜間聽得母親房中似有人行動，仔細聽去，又似絮絮說話，甚是疑惑，次早問小廝：「昨日又到什人？」道是徽州汪朝奉。問住在哪廂下，道在廂樓上。朱顏只指望他，竟上樓。已早飯時候，還睡了才起。就在樓上敘了寒溫，吃了杯茶。

一眼睃去，他堆行李的樓與母親的樓只隔一板，就下了樓。又到自己樓上看：右首架樑上半邊灰塵有寸許厚，半邊似揩淨的一般，一發是了。因說風沙大，要把樓上做頂格，母親拗他不住。他把自己樓上與母親樓上，上邊都慢了天花板，樑上下空處都把板鑲住。把那母親焦得沒好氣處，只來尋貴梅出氣。貴梅並不與丈夫說。丈夫惱時，道：「母子天性之恩。若彰揚，也傷妳的體面。」

」但是客伙中見汪涵宇當日久占，也有願與朱寡婦好的，有沒相干的，前日妒他，如今笑他，故意在朱顏面前點綴，又在外面播揚。朱顏他自負讀書裝好漢的，如何得當？又加讀書辛苦，害成氣怯。睡在樓上，聽得母親在下面與客人說笑，好生不忿。

那寡婦見兒子走不起，便放心叫汪涵宇挖開板過來。病人沒睡頭，偏聽得清，一氣一個死，道：「罷，罷！我便生在世間也無顏！」看看懨懨待盡。貴梅衣不解帶，這等伏事。日逐雖有藥餌，卻不道氣真藥假。到將死先一日，叫貴梅道：「我病諒不能起，當初指望讀書顯祖榮妻，如今料不能了。只是妳雖本分端重，在這裡卻沒好樣、沒好事做出來。又無所出，與其日後出乖露醜，不如待我死後，竟自出身。」又歎口氣道：「我在日尚不能管妳們，死後還管得來？只是要為我爭氣，勉守三年。」言罷，淚如雨下。

貴梅也垂淚道：「官人你自寬心將息，還有好日。脫或不好，我斷不做失節婦人。」

朱顏道：「只怕說便容易……」正說，母親過來。

朱顏道：「母親，孩子多分不濟。是母親生，為母親死。只是孩兒死後，後嗣無人。母親掙他做什麼？可把店關了，清閒度日。貴梅並無兒女，我死叫她改嫁。」

又對貴梅道：「我死母親無人侍奉。妳若念我恩情，出嫁去還作母子往來，不時看顧，使我九泉瞑目。」

那寡婦聽了，也滴了幾點眼淚道：「還不妨，你好將息。」到夜，又猛聽得母親房中笑了一聲，便恨了幾恨，一口痰塞，登時身死。可憐：

夜窗羞誦凱風篇，病結膏肓歎不痊。

夢斷青雲迷去路，空餘紅袖泣漫天。

此時幾哭死了一個貴梅。那寡婦一邊哭，一邊去問汪涵宇借銀子，買辦衣衾棺槨，希圖絆住汪涵宇。

那汪涵宇得隴望蜀，慨然借出三十兩與她使用。又時時用錢賞賜小廝阿喜、丫頭小妹。又叫寡婦借喪事名色，把這些客人茶不成茶、飯不成飯。客人都到別店去了，他竟做了喬家主，公然與朱寡婦同坐吃酒。

貴梅自守著孝堂哭哭啼啼，哪裡來管她。只是汪涵宇常在孝堂邊，張得貴梅滿身縞素，越覺好看，好不垂涎。

一日，乘著醉對寡婦說：「我有一事求著妳，妳不要著惱。我家中已沒了娘子，妳如今媳婦也沒了丈夫。若肯作成我，與我填房，我便頂作妳兒子，養妳的老。何如？」

寡婦道：「她須還有親戚，我想好嫁她到異鄉？」

汪涵宇道：「我便做個兩頭大，娶在這邊。」

只見寡婦笑道：「若是這等，有了她。須不要我。」

汪涵宇道：「怎敢忘舊！」

寡婦道：「這等，先要起媒。」兩個便滾到一處雲雨。不題。

次日，果然對貴梅道：「媳婦，我想兒子死了，家下無人支撐，妳又青年，不可辜負妳。如今汪朝奉家中沒了娘子，肯入贅在這裡，倒也是樁美事。」

貴梅聽了，不覺垂淚道：「媳婦曾對妳孩兒說『誓死不嫁』，怎提起這話？」

寡婦道：「我兒，我是過來人，節是極難守的，還依我好。他有錢似我萬倍。」

貴梅道：「任他有錢，孩兒只是不嫁！」

寡婦道：「妳夜間自去想，再計議。」

到晚汪涵宇過來，道：「媒人，姻事何如？」

寡婦道：「做腔哩！」

汪涵宇道：「莫管她做腔不做腔，妳只不吃醋，聽我括上罷。」

寡婦道：「這等先充財禮一百兩與我，聽你們暗裡作親。不要不老到，出了喪討材錢。」

汪涵宇道：「六十兩罷。」

寡婦不肯，過了他八十兩銀子，放他一路。

只是貴梅見了汪涵宇便躲開去，哪裡得交一言。無極奈何，又求朱寡婦。

寡婦道：「待我騙她。」

又對貴梅道：「媳婦，前日說的，想得何如？」

貴梅道：「也不必想，是決不可的！」

寡婦道：「媳婦不必過執。我想這汪蠻是個愛色不愛錢的。不嫁他，便與他暫時相處，得他些財物，可以度日。」

貴梅道：「私通苟合非人所為。」

寡婦聽了便惱道：「怎就不是人所為？小小年紀，這樣無狀！」便趕去要打，得小妹勸了方住。貴梅自去房中哭泣。不題。

過了兩日，寡婦為這八十兩銀子，只得又與她說：「我不是定要妳從他。只是前日為兒子死，借他銀子三十兩，遭他逼迫。妳若與他好了，他便提不起，還有齋助。若不，將什還他？」

貴梅道：「他若相逼，幸有住房可以典賣償他。若說私通，斷然不可！」

寡婦聽了，平跳起來將貴梅一掌，道：「放屁！典了房子，叫我何處安身？妳身子值錢，我該狼藉的麼？」

貴梅掩著臉，正待靈前去哭，又被一把頭髮捋去，道：「妳敢數落我麼？」

貴梅連聲道「不」，又已打了幾下，走進房去。

小妹來看，道：「親娘如今已在渾水裡，哪個信妳清白？不若且依了婆婆，省些磨折，享些快樂。」

貴梅道：「這做不得！」

一連幾日沒個肯意，汪涵宇催寡婦作主，寡婦道：「家中都是憑你的，撞著只管蠻做。我來衝破，便可作久長之計。」果然汪涵宇聽了。

一日，乘她在後園洗馬桶，他闖進去強去抱她，被她將刷帚潑了一身穢污去了。

一日，預先從寡婦房中過去，躲在她床下，夜間正演出來，被她喊叫「有賊」，涵宇欺她孤身，還來抱她，被她抓得滿臉是血。底下小廝又趕起來要上樓，寡婦連忙開了自己房，等他溜走。

外邊鄰舍漸漸已曉得朱寡婦有落水拖人的意思。一個汪涵宇弄得傷了臉，半月不得出門，也待罷了。倒是寡婦為銀子分上，定要將這媳婦道她不孝，將來打罵。

汪涵宇趁機來做好相勸，捏她一把。貴梅想起是為他姑娘參商，便一掌打去。他一閃，倒把寡婦臉上指尖傷了兩條。汪涵宇便道：「妳這婦人怎麼打婆婆？這是我親眼見的。若告到官，妳也吃不起！」

寡婦得了這聲，便道：「惡奴！妳這番依我不依我？若不依我，告到官去打妳個死！」

貴梅便跪下道：「貴梅失誤得罪，但憑打罵。若要與這光棍私通，便死不從！」

寡婦道：「有這樣強的！」

便向門前喊叫道：「四鄰八舍！唐貴梅打婆婆，列位救命！」便往縣前走。

汪涵宇對貴梅道：「從了我，我與妳勸來。」

貴梅道：「光棍！你攪亂我家裡，恨不得咬你的肉。我肯從你？」汪涵宇做勸的名色，也到縣前來。

這些鄰舍打團團道：「一定婆媳爭風廝鬪了。」

有的道：「想是看得阿婆動火，鬧嫁。」

恰好小妹走到門前來。好事的便一把扯住道：「貴梅為什打婆婆？」小妹把頭搖一搖，這人道：「想是鬧嫁？」

小妹道：「肯要嫁倒不鬧了。」

這人道：「是什麼人來說親？」

小妹道：「汪朝奉。」

這些人便道：「古怪！這蠻子，你在她家與老寡婦走動罷了，怎又看想小寡婦，主唆婆婆逼她？我們要動公舉了。」

誰料那邊婆子已在縣前叫屈。縣裡已出了差人來拿。只是汪涵宇倒心焦：「起前撥置，只說婦人怕事，壓她來從，如今當了真。若貴梅說出真情，如何是好？」

打聽得縣官是個掌印通判，姓毛，極是糊塗，又且手長。尋了他一個過龍書手陳愛泉，是名水手，說道：「此婦潑悍，要求重處，拿進去。」只見這通判倒也明白，道：「告忤逆怎麼拿銀子來？一定有前親晚後，偏護情弊。我還要公審，不收！」

汪涵宇急了，又添一名，又與書手三兩，道：「沒什情弊。只是婦人潑悍，婆婆本分，不曾見官。怕一時答應不來，寬了她，她日後一發難制。故此送來，要老爺與她做主。」

毛通判道：「這等落得收的，曉得了。」

須臾貴梅到，正是晚堂。一坐堂，帶過去，先叫朱寡婦。

寡婦道：「婦人守寡二十年了。有個兒子兩月前已死，遺下這媳婦唐貴梅不肯守制，日逐與婦人廝鬪。昨日竟把婦人毆打，現有傷痕可證。」

毛通判聽了，便叫唐貴梅，不由她開口，道：「妳這潑婦，怎夫死兩月，便要嫁？又打婆婆，撈起來！」

貴梅道：「婦人原不願嫁。」

毛通判也不來聽，把貴梅撈上一撈。撈了又敲，敲了又打二十，道：「妳這樣撥婦！還叫妳坐一坐，耐耐性。」發了女監。其時鄰舍來看的，都為她稱屈。

朱寡婦自是得志。一到家中，與汪涵宇沒些忌憚，兩個吃酒說笑道「好官！替我下老實處這一番。這時候不知在監裡怎麼樣苦哩！」

汪涵宇道：「生鐵下爐也軟，這番一定依妳了。消停一日，保她出來。」兩個公然攜燈上樓睡了。

可憐貴梅當日下了女監。一般也有座頭，汪涵宇又用了錢，叫眾人挫折她。將來栓在柱上，並無椅桌倚靠，哪有鋪蓋歇宿？立時禁不得兩腿疼痛，要地下坐時，又穢污殺人，只是兩淚交流，一疼欲死。聽那獄裡一更更這等捱將來，節鑼、搖鈴、敲梆，好不恓惶。

貴梅自想：「當日丈夫叫我與他爭氣，莫要出乖露醜。誰知只為守節反倒吃撈、吃打、吃監。早知如此，丈夫死時，自縊與他同死，豈不決烈！」千思萬想。

到得天明，禁子又來索錢，道：「妳這婦人，只好在家中狠，打公罵婆，這裡狠不出的。有錢可將出來！座頭，可將我們舊例與他說。」

座頭來對貴梅說，貴梅道：「我身邊實是無錢。」

座頭道：「曉得妳無錢。但妳平日攢下私房藏在哪邊？或有親眷可以挪借，說來，等禁子哥與妳喚來。」

貴梅道：「苦我父母早亡，又無兄弟親戚在家幫家作活，哪有私房？」禁子聽了叫道：「看這樣潑婦，平日料應親鄰鬧斷。身邊有錢，料也背阿婆買吃，沒有是真的。只叫她吃些苦罷！」吵一陣子去了。去得又一陣，故意來輕薄，捏腳捏手，逼得貴梅跌天撞地，痛哭號啕。這乾又道：「不承抬舉！」大罵而去。水米不打牙。

一日，忽見一個禁子拿了兩碗飯、兩樣菜來，道：「是妳姓汪的親眷送來的。可就叫他來替妳了落我們。」貴梅知是汪涵宇，道：「我沒這親眷！」竟不來吃。等了一會，禁子自拿去了。又捱一日，只見外邊有票取犯婦唐氏，離了監門。

卻是汪涵宇必竟要她，故意用錢叫禁子凌辱她。後來送飯，以恩結她。又叫老寡婦去遞呈子，道：「老年無人奉養，唐氏已經責罰知改，懇乞釋放養老。」

通判道：「告也是妳，要饒也是妳。官是妳做麼？」還要拘親鄰，取她改過結狀釋放。汪涵宇恐怕拘親鄰惹出事來，又送了一名水手，方得取放回來。

只見這些鄰舍見她撈打狼狽，也都動憐道：「妳小年紀，平日聽得妳極本分孝順，怎打婆婆？」

貴梅道：「貴梅也知事體，怎敢打婆婆。」

只見一個旺尖嘴，是左鄰吳旺道：「昨日她家說來，是要她嫁汪蠻。不肯，告的。」

又一個老鄰舍張尚義道：「這等，妳死也掙兩句，說個明白。怎受這苦！」

貴梅道：「這是我命運，說他怎麼。」

一個對門的李直又道：「她不仁，妳不義。這樣老淫婦，自己養漢，又要圈局媳婦，謊告。汪蠻謀占人家婦女，教唆詞訟，我們明日到道爺處替她伸冤。」

貴梅道：「我如今已得放，罷了。不敢勞列位費心。」一步步挪到家中。

朱寡婦正在那邊與汪涵宇講話，見了道：「惡奴，若不是汪朝奉勸，監死妳！不是他送飯。餓死妳！」

汪涵宇道：「罷，罷，將就些。」貴梅不敢作聲，兩淚汪汪到了房裡。

小妹進來見了，道：「爺呀！怎撈做這樣腫的，想是打壞了。妳從不曾吃這苦，早知這樣，便依了他們罷！」

貴梅道：「丈夫臨終，我應承守他，斷不失節。怎怕今日苦楚，忘了？只是街坊上鄰舍，為我要攻擊婆婆，是為我洗得個不孝的名，卻添婆婆一個失節的名，怎好？我不能如丈夫吩咐奉養她，怎又污蔑她。」說了一番。夜間穿了幾件縞素衣服，寫四句在衣帶上道：

親名不可污，吾身不容浼。

含笑向九泉，身名兩無愧。

趁家人睡，自縊在園中古梅樹下，正是：

勁節偏宜雪，心堅不異冰。

香魂梅樹下，千古仰遺馨。

次早，老寡婦正又來罵她、逼她，只見房中悄然，道：「這惡奴想逃走了。」忙走下樓看時，前門尚閉，後門半開。尋去，貴梅已氣絕在梅樹下了，驚得魂不附體。

來見汪涵宇，涵宇道：「有事在官，只是懼罪自盡。不妨。」拿出五七兩銀子來，與寡婦買材。哄得出門，他自忙到婆子房內，把平日送她的席捲而去。

婆子回來尋汪涵宇時，已是去了。又看自己樓上箱籠又空，真是人財兩失，放聲大哭。鄰舍們見汪涵宇去得慌忙，婆子又哭，

想是貴梅搗打壞，死了，那吳旺與李直悄悄地趕到水口，拿住汪涵宇。道：「蠻子，你因奸致死人命，待走到哪裡去！」江涵宇急了，買求，被二個身邊擠了一空。

婆子又吃地方飛申。虧毛通判迴護自己，竟著收葬。也費了幾兩銀子，房子也典與人。似此耽延，貴梅三日方殮。顏色如生，見者無不歎息稱羨。

後來毛通判為貪罷職。貴梅冤抑不伸，淒風淡月時節，常現形在古梅樹下。四川喻士積有詩弔之。楊升庵太史為她作傳，末曰：

嗚呼！婦生不辰，遭此悍姑。生以梅為名，死於梅之林。冰操霜清，梅乎何殊？既孝且烈，汗青宜書。有司失職，咄哉可吁！乃為作傳，以附露筋碑之跗。

李卓吾曰：